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 第二十六卷 憎教官愛女不受報 窮庠生助師得令終

詩曰：朝日上團團，照見先生盤。
盤中何所有？苜蓿長闌干。

這首詩乃是廣文先生所作，道他做官清苦處。蓋因天下的官隨你至卑極小的，如倉大使、巡檢司，也還有些外來錢。惟有這教官，管的是那幾個酸子，有體面的，還來送你幾分節儀；沒體面的，終年面也不來見你，有甚往來交際？所以這官極苦。然也有時運好，撞著好門生，也會得他的氣力起來，這又是各人的造化不同。

浙江溫州府曾有一個廩膳秀才，姓韓名贊卿。屢次科第，不得中式。挨次出貢，到京赴部聽選。選得廣東一個縣學裡的司訓。那個學直在海邊，從來選了那裡，再無人去做的。你道為何？原來與軍民府州一樣，是個有名無實的衙門。有便有幾個秀才，但是認得兩個「上大人」的字腳，就進了學，再也不退了。平日只去海上尋些道路，直到上司來時，穿著衣巾，擺班接一接，送一送，就是他向化之處了。不知國朝幾年間，曾創立得一個學舍，無人來住，已自東倒西歪。旁邊有兩間舍房，住一個學吏，也只管記姓名簿籍。沒事得做，就合著秀才一伙去做生意。這就算做一個學了。韓贊卿悔氣，卻選著了這一個去處。曾有走過廣裡的備知詳細，說了這樣光景。合家恰像死了人一般，哭個不歇。

韓贊卿家裡窮得火出，守了一世書窗，把望巴個出身，多少掙些家私。今卻如此遭際，沒計奈何。韓贊卿道：「難道便是這樣罷了不成？窮秀才結煞，除了去做官，再無路可走了。我想朝廷設立一官，畢竟也有個用處。見放著一個地方，難道是去不得哄人的？也只是人自怕了，我總是沒事得做，拼著窮骨頭去走一遭。或者撞著上司可憐，有些別樣處法，作成些道路，就強似在家裡坐了。」遂發一個狠，決意要去。親眷們阻當地，多不肯聽。措置了些盤纏，別了家眷，冒冒失失，竟自赴任。到了省下，見過幾個上司，也多說道：「此地去不得，住在會城，守幾時，別受些差委罷。」韓贊卿道：「朝廷命我到此地方行教，豈有身不履其地算得為官的？是必到任一番，看如何光景。」上司聞知，多笑是迂儒腐氣，憑他自去了。

韓贊卿到了海邊地方，尋著了那個學吏，拿出吏部急字號文憑與他看了。學吏吃驚道：「老爹，你如何直走到這裡來？」韓贊卿道：「朝廷教我到這裡做教官，不到這裡，卻到那裡？」學吏道：「舊規但是老爹們來，只在省城住下，寫個諭帖來知會我們，開本花名冊子送來，秀才廩糧中扣出一個常例，一同送到，一件事就完了。老爹每俸薪自在縣裡去取，我們不管。以後開除去任，我們總不知道了。今日如何卻竟到這裡？」韓贊卿道：「我既是這裡官，就管著這裡秀才。你去叫幾個來見我。」學吏見過文憑，曉得是本管官，也不敢怠慢。急忙去尋幾個為頭的積年秀才，與他說知了。秀才道：「奇事，奇事。有個先生來了。」一傳兩，兩傳三，一時會聚了四五十個，商量道：「既是先生到此，我們也該以禮相見。」有幾個年老些的，穿戴了衣中，其餘的只是常服，多來拜見先生。韓贊卿接見已畢，逐個問了姓，敘些寒溫，盡皆歡喜。略略問起文字大意，一班兒都相對微笑。老成的道：「先生不必拘此，某等敢以實情相告。某等生在海濱，多是在海裡去做生計的。當道恐怕某等在內地生事，作成我們穿件藍袍，做了個秀才羈摩著。唱得幾個諾。寫得幾字就是了。其實不知孔夫子義理是怎麼樣的，所以再沒有先生們到這裡的。今先生辛辛苦苦來走這番，這所在不可久留，卻又不好叫先生便如此空回去。先生且安心住兩日，讓我們到海中去去，五日後卻來見先生，就打發先生起身，只看先生造化何如。」說畢，哄然而散。韓贊卿聽了這番說話，驚得呆了，做聲不得。只得依傍著學吏，尋間民房權且住下。

這些秀才去了五日，果然就來，見了韓贊卿道：「先生大造化，這五日內生意不比尋常，足足有五千金，勾先生下半世用了。弟子們說過的話，毫釐不敢人己，盡數送與先生，見弟子們一點孝意。先生可收拾回去，是個高見。」韓贊卿見了許多東西，嚇了一跳，道：「多謝列位盛意。只是學生帶了許多銀兩，如何回去得？」眾秀才說：「先生不必憂慮，弟子們著幾個與先生做伴，同送過嶺，萬無一失。」韓贊卿道：「學生只為家貧，無奈選了這裡，不得不來。豈知遇著列位，用情如此！」眾秀才道：「弟子從不曾見先生面的。今勞苦先生一番，周全得回去，也是我們弟子之事。已後的先生不消再勞了。」當下眾秀才替韓贊卿打疊起來，水陸路程舟車之類，多是眾秀才備得停當。有四五個陪他一路起身，但到泊舟所在，有些人來相頭相腳，面生可疑的，這邊秀才不知口裡說些甚麼，拋個眼色，就便走開了去。直送至交界地方，路上太平的了，然後別了韓贊卿告回。韓贊卿謝之不盡，竟帶了重資回家。一個窮儒，一旦饒裕了。可見有造化的，只是這個教官，又到了做不得的地方，也原有起好處來。

在下為何把這個教官說這半日？只因有一個教官做了一任回來，貧得徹骨，受了骨肉許多的氣。又虧得做教官時一個門生之力，掙了一派後運，爭盡了氣，好結果了。正是：

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

任是親兒女，還隨阿堵移。

話說浙江湖州府近大湖邊地方，叫做錢簍。有一個老廩膳秀才，姓高名廣，號愚溪，為人忠厚，生性古直。生有三女，俱已適人過了。妻石氏已死，並無子嗣。止有一姪，名高文明，另自居住，家道頗厚。這高愚溪積祖傳下房屋一所，自己在裡頭住，姪兒也是有分的。只因姪兒自掙了些家私，要自家象意，見這祖房坍塌下來修理不便，便自己置買了好房子，搬出去另外住了。若論支派，高愚溪無子，該是姪兒高文明承繼的。只因高愚溪諱言這件事，況且自有三女，未免偏向自己骨肉，有積遺下的束修本錢，多零星與女兒們去了。後來挨得出貢，選授了山東費縣教官，轉了沂州，又升了東昌府，做了兩三任歸來，囊中也有四五百金寬些。看官聽說，大凡窮家窮計，有了一二兩銀子，便就做出兩兩銀子的氣質出來。況且世上人的眼光極淺，口頭最輕，見一兩個箱兒匣兒略重些，便猜道有上千上萬的銀子在裡頭。還有鑿鑿說著數目，恰像親親看見親手兌過的一般，總是一划的窮相。彼時高愚溪帶得些回來，便就聲傳有上千的數目了。

三個女兒曉得老子有些在身邊，爭來親熱，一個賽一個的要好。高愚溪心裡歡喜道：「我雖是沒有兒子，有女兒們如此慇懃，老景也還好過。」又想了一想道：「我總是留下私蓄，也沒有別人得與他，何不拿些出來分與女兒們了？等他們感激，越堅他每的孝心。」當下取三百兩銀子，每女兒與他一百兩。女兒們一時見了銀子，起初時千歡萬喜，也自感激。後來聞得說身邊還多，就有些過望起來，不見得口分足處。大家唧噥道：「不知還要留這倍多與那個用？」雖然如此說，心裡多想他後手的東西，不敢衝撞，只是趕上前的討好。姪兒高文明照常往來，高愚溪不過體面相待。雖也送他兩把俸金、幾件人事，恰好姪兒也替他接風洗塵，只好直退。姪兒有些身家，也不想他的，不以為意。

那些女兒鬧哄了幾日，各要回去，只剩得老人家一個在這些敗落舊屋里居住，覺得淒涼。三個女兒，你也說，我也說，多道：「來接老爹家去住幾時。」各要爭先。愚溪笑道：「不必爭，我少不得要來看你們的。我從頭而來，各住幾時便了。」別去不多時，高愚溪在家清坐了兩日，寂寞不過，收拾了些東西，先到大女兒家裡住了幾時。第二個第三個女兒，多著人來相接。高愚溪以次而到，女兒們只怨恰來得遲，住得不長遠。過得兩日，又來接了。高愚溪週而復始，住了兩巡。女兒們殷懃勤，東也不肯放，西也不肯放。高愚溪思量道：「我總是不生得兒子，如今年已老邁，又無老小，何苦獨自個住在家裡？有此三個女兒輪轉供養，勾過了殘年了。只是白吃他們的，心裡不安。前日雖然每人與了他百金，他們也費些在我身上了。我何不與他們慨過，索性把身邊所有盡數分與三家，等三家輪供養了我，我落得自由自在，這邊過幾時，那邊過幾時。省得老人家還要去買柴米，支持辛苦，最為便事。」把此意與女兒們說了，女兒們個個踴躍從命，多道：「女兒養父親是應得的，就不分得甚麼，也說不得。」高愚溪大喜，就到自屋裡把隨身箱籠有些實物的，多搬到女兒家裡來了。私下把箱籠東西拼拼湊湊，還有三百多兩。裝好漢發個慷慨，再是一百兩一家，分與三個女兒，身邊剩不多些甚麼了。三個女兒接受，盡管歡喜。

自此高愚溪只輪流在三個女兒家裡過日，不到自家屋裡去了。這幾間祖屋，久無人住，逐漸坍塌下來。公家物事，賣又賣不得。女兒們又攛掇他說：「是有分東西，何不拆了些來？」愚溪總是本想去住了，道是有理。但見女婿家裡有甚麼工作修造之類，就去悄悄載了些作料來增添改用。東家取了一條梁，西家就想一根柱。甚至豬棚屋也取些椽子板障來拉一拉，多是零碎取的。姪兒子也不好小家子樣來爭，聽憑他沒些搭煞的，把一所房屋狼藉完了。

祖宗締造本艱難，公物將來棄物看。

自道婿家堪畢世，寧知轉眼有炎寒？

且說高愚溪初時在女婿家裡過日，甚是熱落，家家如此。以後手中沒了東西，要做些事體，也不得自由，漸漸有些不便當起來。亦且老人家心性，未免有些嫌長嫌短，左不是右不是的難為人。略不象意，口裡便恨恨毒毒的說道：「我還是吃用自家的，不吃用你們的。」聒絮個不住。到一家，一家如此。那些女婿家裡未免有些厭倦起來，況且身邊無物，沒甚麼想頭了。就是至親如女兒，心裡較前也懈了好些。說不得個推出門，卻是巴不得轉過別家去了，眼前清淨幾時。所以初時這家住了幾日，未到滿期，那家就先來接他。而今就過日期也不見來接，只是巴不得他遲來些。高愚溪見未來接，便多住了一兩日，這家子就有些言語出來道：「我家住滿了，怎不到別家去？」再略動氣，就有的發話道：「當初東西三家均分，又不是我一家得了的。」言三語四，耳朵裡聽不得。高愚溪受了一家之氣，忿忿地要告訴這兩家。怎當得這兩家真是一個娘養的，過得兩日，這些光景也就現出來了。閒話中間對女兒們說著姊妹不是，開口就護著姊妹伙的。至於女婿，一發彼此相為，外貌解勸之中，帶些尖酸譏評，只是丈人不是，更當不起。高愚溪惱怒不過，只是尋是尋非的吵鬧，合家不寧。數年之間，弄得個老厭物，推來攘去。有了三家，反無一個歸根著落之處了。

看官，若是女兒女婿說起來，必定是老人家不達時務，惹人憎嫌。若是據著公道評論，其實他分散了好些本錢，把這三家做了靠傍，凡事也該體貼他意思一分，才有人心天理。怎當得人情如此，與他的便算己物，用他的便是冤家。況且三家相形，便有許多不調勻處。假如要請一個客，做個東道，這家便嫌道：「何苦定要在我家請！」口裡應承時，先不爽利了。就應承了去，心是懈的，日挨一日。挨得滿了，又過一家。到那家提起時，又道：「何不在那邊時節請了，偏要留到我家來請？」到底不請得，撒開手。難道遇著大小一事，就三家各派不成？所以一件也成不得了。怎教老人家不氣苦？這也是世態，自然到此地位的。只是起初不該一味溺愛女兒，輕易把家事盡情散了。而今權在他人之手，豈得如意？只該自揣了些己也罷，卻又是親手分過銀子的，心不甘伏。欲待憋了口氣，別走道路，又手無一錢，家無片瓦，爭氣不來，動彈不得。要去告訴姪兒，平日不曾有甚好處到他，今如此行還沒下梢了。恐怕他們見笑，沒臉見他。左思右想，恨道：「只是我不曾生得兒子，致有今日！枉有三女，多是負心向外的，一毫沒乾，反被他們賺得沒結果了！」使一個性子，噙著眼淚走到路旁一個古廟裡坐著，越想越氣，累天倒地地哭了一回。猛想道：「我做了一世的儒生，老來弄得過等光景，要這性命做甚麼？我把胸中氣不忿處，哭告菩薩一番，就在這裡尋個自盡罷了。」

又道是無巧不成話，高愚溪正哭到悲切之處，恰好姪兒高文明在外邊收債回來。船在岸邊搖過，只聽得廟裡哭聲。終是關著天性，不覺有些動念。仔細聽著，象是伯伯的聲音，便道：「不問是不是，這個哭，哭得好古怪。就住攏去看一看，怕做甚麼？」叫船家一棹邀住了船，船頭湊岸，撲的跳將上去。走進廟門，喝道：「那個在此啼哭？」各抬頭一看，兩下多吃了一驚。高文明道：「我說是伯伯的聲音，為何在此？」高愚溪見是自家姪兒，心裡悲酸起來，越加痛切。高文明道：「伯伯老人家，休哭壞了身子，且說與姪兒，受了何人的氣，以致如此？」高愚溪道：「說也羞人，我自差了念頭，死靠著女兒，不留個後步，把些老本錢多分與他們了。今日卻沒一個理著我了，氣忿不過，在此痛哭，告訴神明一番，尋個自盡。不想遇著我姪，甚為有愧！」高文明道：「伯伯怎如此短見！姊妹們是女人家見識，與他認甚麼真？」愚溪道：「我寧死於此，不到他三家去了。」高文明道：「不去也憑得伯伯，何苦尋死？」愚溪道：「我已無家可歸，不死何待？」高文明道：「姪兒不才，家裡也還奉養得伯伯一口起，怎說這話？」愚溪道：「我平日不曾有好處到我姪，些些家事多與了別人，今日剩得個光身子，怎好來擾得你！」高文明道：「自家骨肉，如何說個擾字？」愚溪道：「便做道我姪不棄，姪媳婦定嫌憎的。我出了偌多本錢，買別人嫌憎過了，何況孑然一身！」高文明道：「姪兒也是個男子漢，豈由婦人作主！況且姪媳婦頗知義理，必無此事。伯父只是隨著姪兒到家裡罷了，再不必遲疑，快請下船同行。」高文明也不等伯父回言，一把扯住衣袂，拉了就走，竟在船中載回家來。

高文明先走進去對娘子說著伯伯苦惱思量尋死的話，高娘子吃驚道：「而今在那裡了？」高文明道：「已載他在船裡回來了。」娘子道：「雖然老人家沒搭煞，討得人輕賤，卻也是高門裡的體面，原該收拾了回家來，免被別家恥笑！」高文明還怕娘子心未定，故意道：「老人家雖沒用了，我家養這一群鵝在圈裡，等他在家早晚看看也好的，不到得吃白飯。」娘子道：「說那裡話！家裡不爭得這一口，就吃了白飯，也是自家骨肉，又不養了閒人。沒有姪兒叫個伯子來家看鵝之理！不要說這話，快去接了他起來。」高文明道：「既如此說，我去請他起來，你可整理些酒飯相待。」說罷，高文明三腳兩步走到船邊，請了伯子起來，到堂屋裡坐下，就搬出酒看來，伯姪兩人吃了一會。高愚溪還想著可恨之事，提起一兩件來告訴姪兒，眼淚簌簌的下來，高文明只是勸解。自此且在姪兒處住下了。三家女兒知道，曉得老兒心裡怪了，卻是巴不得他不來，雖體面上也叫個人來動問動問，不曾有一家說來接他去的。那高愚溪心性古撇，便接也不肯去了。

一直到了年邊，三個女兒家才假意來說接去過年，也只是說聲，不見半分慇懃。高愚溪回道不來，也就住了。高文明道：「伯伯過年，正該在姪兒家裡住的，祖宗影神也好拜拜。若在姊妹們家裡，掛的是他家祖宗，伯伯也不便。」高愚溪道：「姪兒說得是，我還有兩個舊箱籠，有兩套圓領在裡頭，舊紗帽一頂，多在大女兒家裡，可著人去取了來，過年時也好穿了拜拜祖宗。」高文明道：「這是兩個的，可寫兩個字去取。」隨著人到女兒家去討這些東西。那家子正怕這厭物再來，見要這付行頭，曉得在別家過年了，恨不得急燒一付退送紙，連忙把箱籠交還不迭。高愚溪見取了這些行頭來，心裡一發曉得女兒家裡不要他來的意思，安心在姪兒處過年。大凡老休在屋裡的小官，巴不得撞個時節吉慶，穿著這一付紅閃閃的，搖擺搖擺，以為快樂。當日高愚溪著了這一套，拜了祖宗，姪兒姪媳婦也拜了尊長。一家之中，甚覺和氣，強似在別人家了。只是高愚溪心裡時常不快，道是不曾掉得甚麼與姪兒，今反在他家打攪，甚為不安。就便是看鵝的事他也肯做，早是姪兒不要他去。

同枝本是一家親，才屬他門便路人。

直待酒闌人散後，方知葉落必歸根。

一日，高愚溪正在姪兒家閑坐，忽然一個人公差打扮的，走到面前拱一拱手道：「老伯伯，借問一聲，此間有個高愚溪老爹否？」高愚溪道：「問他怎的？」公差道：「老伯伯指引一指引，一路問來，說道在此間，在下要見他一見，有些要緊說話。」高愚溪道：「這是個老朽之人，尋他有甚麼勾當？」公差道：「福建巡按李爺，山東沂州人，是他的門生。今去到任，迂道到此，特來訪他，找尋兩日了。」愚溪笑道：「則我便是高廣。」公差道：「果然麼？」愚溪指著壁間道：「你不信，只看我這頂破紗帽。」公差曉得是實，叫聲道：「失敬了。」轉身就走。愚溪道：「你且說山東李爺叫甚麼名字？」公差道：「單諱著一個某字。」愚溪想了一想道：「原來是此人。」公差道：「老爹家裡收拾一收拾，他等得不耐煩了。小的去稟，就來拜了。」公差訪得的實，喜喜歡歡自去了。高愚溪叫出姪兒高文明來，與他說知此事。高文明道：「這是興頭的事，貴人來臨，必有好處。伯伯當初怎麼樣與他相處起的？」愚溪道：「當初吾在沂州做學正，他是童生新進學，家裡甚貧，出那拜見錢不起。有半年多了，不能勾來盡禮。齋中兩個同僚，攛掇我出票去拿他。我只是不肯，後來訪得他果貧，去喚他來見。是我一個做主，分文不要他的。齋中見我如此，也不好要得了。我見這人身雖寒儉，意氣軒昂，模樣又好，問他家裡，連燈火之資多難處的。我到助了他些盤費回去，又替他各處贊揚，第二年就有了一個好館。在東昌時節，又府裡薦了他。歸來這幾時，不相聞了。後來見說中過進士，也不知在那裡為官。我已是老邁之人，無意世事，總不記在心上，也不去查他了。不匡他不忘舊情，一直到此來訪我。」高文明道：「這也是一個

好人了。」

正說之間，外邊喧嚷起來，說一個大船泊將攏來了，一齊來看。高文明走出來，只見一個人拿了紅帖，竟望門裡直奔。高文明接了，拿進來看。高愚溪忙將古董衣服穿戴了，出來迎接。船艙門開處，搖搖擺擺，踱上個御史來。那御史生得齊整，但見：

胞蟠豸繡，人避驄威。攬轡想象登清，停車動搖山嶽。霜飛白簡，一筆裡要管閑非；清比黃河，滿面上專尋不是。若不為學中師友誼，怎肯來林外野人家？

那李御史見瞭高愚溪，口口稱為老師，滿面堆下笑來，與他拱揖進來。李御史退後一步，不肯先走，扯得個高愚溪氣喘不迭，涎唾鼻涕亂來。李御史帶著笑，只是嫌遜。高愚溪強不過，只得扯著袖子佔先了些，一同行了進入草堂之中。御史命設了毯子，納頭四拜，拜謝前日提攜之恩。高愚溪還禮不迭。拜過，即送上禮帖，候敬□二兩。高愚溪收下，整椅在上面。御史再三推辭，定要旁坐，只得左右相對。御史還不肯占上，必要愚溪右手高些才坐了。御史提起昔日相與之情，甚是感謝，說道：「僥倖之後，日夕想報師恩，時刻在念。今幸運有此差，道由貴省，迂途來訪。不想高居如此鄉僻。」高愚溪道：「可憐，可憐。老朽那得有居？此乃舍姪之居，老朽在此趁住的。」御史道：「老師當初必定有居。」愚溪道：「老朽拙算，祖居盡廢。今無家可歸，只得在此強顏度日。」說罷，不覺哽咽起來。老人家眼淚極易落的，撲的掉下兩行來。御史惻然不忍，道：「容門生到了地方，與老師設處便了。」愚溪道：「若得垂情，老朽至死不忘。」御史道：「門生到任後，便著承差來相候。」說勾了一個多時的話，起身去了。

愚溪送動身，看船開了，然後轉來，將適才所送銀子來看一看，對姪兒高文明道：「此封銀子，我姪可收去，以作老漢平日供給之費。」高文明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供養伯伯是應得的，此銀伯伯留下隨便使用。」高愚溪道：「一向打攪，心實不安。手中無物，只得顛顏過了。今幸得門生送此，豈有累你供给了我，白收物事自用之理？你若不收我的，我也不好再住了。」高文明推卻不得，只得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姪兒取了一半去，伯伯留下一半別用罷。」高愚溪依言，各分了六兩。自李御史這一來，鬧動了太湖邊上，把這事說了幾日。女兒家知道了，見說送來銀子分一半與姪兒了，有的不氣乾，道：「光輝了他家，又與他銀子！」有的道：「這些須銀子也不見幾時用，不要欣羨他！免得老獸物來家也勾了，料沒得再有幾個御史來送銀子。」各自唧噥不題。

且說李御史到了福建，巡歷地方，祛蠹除奸，雷厲風行，且是做得利害。一意行事，隨你天大分上，挽回不來。三月之後，即遣承差到湖州公幹，順便齎書一封，遞與高愚溪，約他到任所。先送程儀□二兩，教他收拾了，等承差公事已畢，就接了同行。高愚溪得了此言，與姪兒高文明商量，伯姪兩個一同去走走。收拾停當，承差公事已完，來促起身。一路上多是承差支持，毫無費力，不二□日已到了省下。此時察院正巡歷漳州，開門時節，承差進稟：「請到了高師爺。」察院即時送了下處，打轎出拜。拜時趕開閒人，敘了許多時說話。回到衙內，就送下程，又吩咐辦兩桌酒，吃到半夜分散。外邊見察院如此綢繆，那個不欽敬？府縣官多來相拜，送下程，盡力奉承。大小官吏，多來掇臀捧屁，希求看覷，把一個老教官抬在半天裡。因而有求薦獎的，有求免參論的，有求出罪的，有求免贓的，多來鑽他分上。察院密傳意思，教且離了所巡境地，或在省下，或游武夷，已叮囑了心腹府縣。其有所托之事，釘好書札，附寄公文封簡進來，無有不依。高愚溪在那裡半年，直到察院將次復命，方才收拾回家。總計所得，足足有二千余兩白物。其餘土產貨物、尺頭禮儀之類甚多，真叫做滿載而歸。只這一番，比似先前自家做官時，倒有三四倍之得了。伯姪兩人滿心歡喜，到了家裡，搬將上去。

鄰里之間，見說高愚溪在福建巡按處抽豐回來，盡來觀看。看見行李沉重，貨物堆積，傳開了一片，道：「不知得了多少來家。」三家女兒知道了，多著人來問安，又各說著要接到家裡去的話。高愚溪只是冷笑，心裡道：「見我有了東西，又來親熱了。」接著幾番，高愚溪立得主意定，只是不去。正是自從受了賣糖公公騙，至今不信口甜人。這三家女兒，見老子不肯來，約會了一日，同到高文明家裡來見高愚溪。個個多撮得笑起，說道：「前日不知怎麼樣衝撞了老爹，再不肯到家來了。今我們自己來接，是必原到我每各家來住住。」高愚溪笑道：「多謝，多謝。一向打攪得你們勾了，今也要各自揣己，再不來了。」三個女兒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說道：「親的只是親，怎麼這等見棄我們？」高愚溪不耐煩起來，走進房中，去了一會，手中拿出三包銀子來，每包□兩，每一個女兒與他一包，道：「只此見我老人家之意，以後我也再不來相擾，你們也不必再來相纏了。」又拿了一個東帖來付高文明，就與三個女兒看一看。眾人爭上前看時，上面寫道：「平日空囊，止有親姪收養；今茲余橐，無用他姓垂涎！一生宦資已歸三女，身後長物悉付姪兒。書此為照。」女兒中頗有識字義者，見了此紙，又氣忿，又沒趣，只得各人收了一包，且自各回家裡去了。

高愚溪罄將所有，盡交付與姪兒。高文明那裡肯受，說道：「伯伯留些防老，省得似前番缺乏了，告人更難。」高愚溪道：「前番分文沒有時，你兀自肯白養我；今有東西與你了，倒怠慢我不成？我老人家心直口直，不作久計了，你收下我的。一家一計過去，我到相安。休分彼此，說是你的我的。」高文明依言，只得收了。以後盡心供養，但有所需，無不如意。高愚溪到底不往女兒家去，善終於姪兒高文明之家。所剩之物盡歸姪兒，也是高文明一點親親之念不衰，畢竟得所報也。

廣文也有遇時人，自是人情有假真。

不遇門生能報德，何緣愛女復思親？